

 译林出版社

No Second 别无选择 Chance

[美国] 哈三·科本 著
张晓平 吴静 译



H a r l a n C o b e n

别无选择

[美国]哈兰·科本 著 张晓平 吴静 译

NO SECOND
CHANC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无选择 / (美) 科本 (Coben, H.) 著; 张晓平, 吴静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9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No Second Chance
ISBN 7-80657-646-0

I. 别... II. ①科... ②张... ③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247 号

Copyright © 2003 by Harlan Cob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经作者和 Dutton 授权, Amer-Asia Books, Inc. 代理, 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登记号 图字: 10-2003-127 号

书 名 别无选择
作 者 [美国] 哈兰·科本
译 者 张晓平 吴 静
责任编辑 郭启新
原文出版 Dutton, 200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46-0/I·485
定 价 17.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技术的时代守望虚无

——评哈兰·科本《别无选择》

吕林

贝塔斯曼直销集团推出“全球贝塔斯曼书友会主荐”项目，计划每年至少向全球书友会会员推荐三部新版精品图书。由《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哈兰·科本(Harlan Coben)创作的《别无选择》(No Second Chance)，成为首部入选佳作。哈兰·科本，1962年生，新泽西州人，曾先后获得埃德加·爱伦·坡奖、莎姆斯奖和安东尼奖等文学奖项。

小说给我们讲述了一桩惊心动魄的绑架杀人案。主人公马克·塞德曼医生一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病室，并被告知妻子莫妮卡被人杀害，六个月大的女儿塔拉失踪，随后其亿万富翁岳父收到一张勒索两百万美金的便条。于是，一场在威严冷漠的贵胄、流离失所的移民和联邦特工之间的较量，一出交杂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纠葛，一幅贯穿喧嚣的都市、静谧的乡村和混乱的巴尔干的全景图，在作家一波三折的叙述中逐步展开。

仅仅因为凶杀、勒索、爱情等等这些悬念小说的通常元素，就能使《别无选择》成为“全球贝塔斯曼书友会主荐”的主打书？它一定还有某些能揭示全球各地人们共同的生存处境、打动他们共有情感的东西。它深藏着，让我们一起寻找。

1. 技术

这是一个高科技拼接成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花筒，一次感官的酣畅淋漓的盛筵，犹如梦工厂制造的另一重天。这里有电脑和google搜索引擎，有迷你宝马和卡莫罗跑车，有Q型电子自动记录器和DNA测试，甚至还有小甜甜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CD。技术弥补了人力之所不能，满足着人们永不停歇的欲望。技术打乱了稳健的时空秩序，广袤的美国大地顷刻间穿越，曾经的情感被相片和CD保存。于是，人似乎无所不能，越来越接近了失落的天堂。人成了自己的神。技术的充斥，更提高了小说的叙事速度，悠忽间便“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种轻盈活泼的叙事步履的比照下，不仅《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变得很是遥远，即使《了不起的盖茨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仿佛显得龙钟苍老。所以我说，《别无选择》是青春的写作，是与技术时代脉搏相谐振的强音。

人们乐观地相信，历史就是主体在物质和技术力量的不断发展中，逾越自然对人类力量的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于是，技术就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成为人类抵达彼岸的渡船。这种技术拜物教横行于现代社会，它带来了不分疆域和阶层的普遍便利和富足。但是，沐浴在技术的甘霖下，我们要问的是，这世界仅有技术就够了吗？我们需要的难道只是便利和富足？享受着便利和富足的我们幸福吗？《别无选择》给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现代医术是技术发展的典型成果。小说主人公马克·塞德曼是一名整容外科医生，和同事齐亚·勒鲁一起创办了名叫“互相帮

助的世界”的团体，专门医治那些先天性的，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马克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腮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烧伤病人。可以想见，他给无数受伤的穷孩子带来了福音。不过，“如果某个孩子的脸破了，我会把它复好如初。在手术室里我能创造出奇迹。但我自己却妻死子散，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我无计可施。”医术能够治疗肉体的创痛，能够延年益寿，但它却不能抹干心灵的一滴泪，更不能赋予因医术而延长了的生命以意义。所以，马克感到了无助。更何况悲剧的起因正是马克对妻子的漠视，对旧情的恋恋难舍。连医者本人都无法解开诸多烦恼结，怎么还能指望技术成为指引我们从人生困境中突围的明灯？现代技术中心主义在这篇小说中受到了致命的质疑。

技术除了表现为物质手段，还包括现代制度的建构。合理、高效的现代制度把人类社会组合成富有生长性的有机体，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在这篇小说中，现代制度集中体现为警察制度。警察制度在处理这宗案件时，却突出显示出它的混乱、草率和无能。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职责上的硬性分割，使他们不能齐心协力地破案。只有当这桩案件呈现为州际犯罪时，联邦特工蒂克纳才插手，当案件仿佛缩小在州内时，不管破案进程如何，他都会甩手不管。其次，由于多疑和无能，警方的思路从未真正进入过案件，甚至成为破案的巨大阻力，案件最终还是由受害人马克和情人、朋友们一起侦破。警方根据“丈夫永远是头号嫌疑人”的信条，一开始就盯上了马克。里甘警员说：“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妻子怀孕了。我们紧紧抓住这些不放。不过如果他们的婚姻像《奥齐和哈里特》那样美满的话，我们还是会说，‘不，没有人会那么幸福，’抛开这事不谈。不论我们出了什么难题，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联想到这一现实：塞德曼肯定参与了。”在假设马克清白时，他们无端地推理出马克从前的恋人雷切

尔·米尔斯是嫌疑犯,并认定她会杀马克灭口,又一次把侦破进程引向歧途。在这里令我们惊悚的不是多疑和无能使警方工作效率如此低下,而是警方竟会用如此阴暗、卑劣的思想揣度人们,甚至不惜罗织证据,让一个清白的人陷罪。而据说这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创设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平安的。

我们的生活其实被两个世界包围着,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心灵世界。在前一个世界中我们遵循理性、求索规律,在后一个世界里我们乞灵于情感、追问意义。哈兰·科本向我们揭示出,技术统治着物质世界,在改造、利用自然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当它触及心灵世界时,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文化才能带着我们一起寻找现代技术社会所失落的意义。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像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别无选择》就试图追问生命意义,探讨着诸多“不可理喻性问题”。

2. 虚无

小说首先告诉读者,不管你是贫是富,是卑贱是高贵,每个人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别人无法措手、甚至都无法向别人诉说的困境,或者说,每个人都背负着深渊前行。比如,埃德加是亿万富翁,但他自私、冷漠,只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快乐,“他认为住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不过是他窗外的风景,供他娱乐而已”,所以他失去了友情、爱情和亲情,陷入凄凉晚景。他的儿子艾迪驾车时故意调转方向,驶过两道黄线,撞进了一栋半独立式房子。后来,憎恨他的女儿莫

妮卡也死于凶杀。马克·塞德曼医生拥有体面的职业，漂亮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简直是幸福人生的样板。但他仍念念不忘旧情人雷切尔，常常为因自己的不检点失去她而抱愧，并最终因为对旧情的沉湎和对已经拥有的生活的心不在焉而落得妻亡子散的下场。维恩·德顿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亨特斯维尔，妻子贤淑，两个儿子伶俐可人。这仿佛是一个桃源梦境。但晴天响起了霹雳，他突然听说妻子凯塔丽娜以前竟是科索沃的妓女，怀孕后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卖婴儿，她还有一个人贩子弟弟佩维尔。困境连如此恬淡、素朴的人都不放过，深陷红尘的人们怎么能奢望得到赦免呢？

因为每个人都在俯视着自己的深渊，蹲伏着舔自己的伤口，无暇也无法用语言倾诉自己的疼痛，更没有途径和兴趣真正走入别人的困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成为摆脱不了的宿命。马克抚摩着哭泣的妻子的肩头，可他根本没打算了解、抚慰莫妮卡自幼在自私的父亲、歇斯底里的母亲的管束下变得孤僻、脆弱、偏激的心灵，更没想到自己对旧情人的眷恋使她绝望。她雇私人侦探追踪丈夫，并最终向他举起了枪。由挚爱始，到凶杀终，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隔膜？马克深爱着雷切尔，却和别的女人上了床；雷切尔也深爱马克，但她无法原谅他的错误，两个人便只能遥隔盈盈一水，“脉脉不得语”。十几年未联系后，雷切尔一个深夜电话竟会险些送了马克的命。马克更不会想到，竟是他从小到大的朋友伦尼杀死自己的妻子，拐卖自己的女儿，合伙策划了敲诈案，并在罪行即将败露时杀死了合伙人。马克想：“我是那样了解他。或者，也许我根本就不了解他。”熟悉原本就是陌生，隔膜才是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描写了犯罪，却否定了罪恶的存在。伦尼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犯下一连串罪行，只是想千方百计地保护马克的女儿，同时不牺牲自己的家庭。凯塔丽娜做妓女，只是为了在战乱和贫穷中猎食和生存。他们都是因为正确理由而做了错事。丹尼斯·瓦尼什为了牟取暴利而贩卖婴儿，却使这些婴儿

摆脱了贫穷和罪恶,使许多渴望子女却不能生育的夫妇得享天伦乐趣,她因为错误理由而做了正确的事。那么,“正当的理由?错误的理由?谁能说得清?”这世界也许根本不存在罪恶。只是每个人都在努力挣扎出自己的梦魇,追寻着自己的幸福,就像京剧《三岔口》里的人们一样,自顾自摸索,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深渊。看来,犯罪正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无法沟通。

身处困境、相互隔绝的人们还能拥有什么?多么殷切的热望、多么果决的行动,奔向的只是巨大的虚无。就像马克·塞德曼医生拼命拖住那辆本田雅阁,车上坐着的根本不是他的女儿,他和雷切尔九死一生地抓住莉迪亚,莉迪亚却对他女儿的事一无所知。整部小说都是在虚妄中狠狠地兜着大圈子,让人别无选择。这决不仅是作家玩弄的一个悬念小说惯用的噱头,而是对在虚无中盲目奔走的人类生存处境的洞观。但是,没有人直面着虚无还能不动声色地活下去,人类需要统一和永恒。于是,人类开始在虚无中守望。马克守望的是家庭的温暖,家庭是他的寒冷中最后的一点温暖。和一般畅销小说的大团圆结尾一样,马克圆了自己的梦,和雷切尔走到了一起,并和阿贝、洛兰一家共同抚养小塔拉。考虑到马克、伦尼、维恩等人原本貌似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哈兰·科本无法给我们许一个廉价的诺言。正如小说最后马克所说:“但是如果你期待一个彻底完美的结局,这我可就不敢保证了。”也许,结局只是另一出悲剧的开始,马克守望的仍是虚无。阿尔贝·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曾说:“如果思想在现象变化不定的镜子里发现能把现象和自身概括为一种惟一的原则的永恒联系,人们就能谈精神的幸福了,而真正幸福者的神话也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造品。”在虚无中守望,守望虚无,也许就是人类困境的真实写照。

结语

至此,我们寻找出了这篇小说能够打动全球人们的深层意蕴,即它勾画出了我们共同的生存困境:在技术的时代守望虚无。哈兰·科本“在他令人爱不释手的书中回答了读者的所有问题”。其实诸多“不可理喻性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但只要有能力和勇气把它提出来,便足见其博大,因为它让我们克服了幻想,并稍稍接近了某种赤裸的真实。



第一颗子弹击中我的胸膛时,我想到了我的女儿。

至少,那是我所渴望相信的。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觉。而且,如果你想从技术的角度来了解的话,我甚至根本记不起中弹的事。我知道我流了很多血。我知道又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头顶,尽管那时我可能已经不省人事。虽然我知道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我依然愿意想到自己奄奄一息躺倒在地时,我想到了塔拉。

供您参考:我看不到任何亮光或通道。或者即使看到了,我也没记住。

塔拉,我的女儿,只有六个月大。她正躺在婴儿床上。我怀疑枪声是否吓坏了她。肯定会的。也许她哭叫了起来。如果我隐约听到了她的哭叫,我怀疑她那熟悉而刺耳的哭声是否多多少少划破了我的混沌状态。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听到了,这一次我又没有印象。

然而,我记得塔拉出生的那一刻。我记得莫妮卡——她是塔拉的母亲——最后用力把她生出来的情景。我记得她的脑袋露出来的样子。我是第一个看到我女儿的人。我们都知道人生有很多岔路口。我们都知道打开一扇门关上另一扇,生命的轮回,季节的更迭,但是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它超越了梦幻。你穿过一扇犹如《星际旅行》中的大门,一个完全成形的现实转换器。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简单的元素加上一剂惊人的催化剂,魔法般地变成一个复杂得多的元素。你的世界不见了,它浓缩成了——

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一个 6 磅 15 盎司重的肉团。

为人之父使我感到困惑。是的,我知道刚刚接手这项工作仅六个月,我还只是业余水平。我最好的朋友伦尼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最大的玛丽安娜 10 岁,最小的刚满 1 岁。伦尼的脸色永远都洋溢着快乐的烦恼,他的多功能运动车踏板上总是沾着快餐的污迹。他提醒我说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同意。但是当我对抚养孩子这一领域感到十分迷惘或恐惧时,我看着婴儿床上那无助的一堆肉团仰视着我,想到我可以豁出一切去保护她。我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生命。说实话,如果逼到那分儿上,我也会把你干掉。

因此,我希望认为,当两颗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当我手里攥着一个吃剩一半的格兰诺拉麦片棒瘫倒在厨房的油毡上时,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摊自己的鲜血漫成的血泊中时,甚至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仍然试图采取行动来保护我的女儿。

我在黑暗中苏醒过来。

起初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不过此时我听到右面传来刺耳的响声。这声音很耳熟。我没有动弹。我只是倾听着尖叫声。我的大脑感觉好像在蜜糖里浸泡过一样。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原始的:口渴。我渴望喝水。从来不知道喉咙还会感到如此干渴。我试图张口大叫,但舌头已经干缩到了嘴巴的最里面。

有个人走进屋子。当我试图坐起来时,火辣辣的疼痛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脖子。我的头向后倒去。眼前再次漆黑一片。

再次醒来时已是白天。一束束刺目的阳光透过软百叶窗射进来。我对着它们眨着眼睛。我身体的一部分想举起手、挡住光线,但是极度的虚弱使指令无法传达下去。喉咙干渴得令人难以忍受。

我听到一声响动,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站立着的女人。我抬眼看到一个护士。这个角度与我平时的角度如此不同,让我感到困惑。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劲。站在那里俯视的应该是我,而不是这样颠倒过来。一顶白帽子——小小的、尖尖的三角形——像鸟巢一样顶在护士的头上。我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各样的医院里工作,除了在电视或电影里曾见过这样的帽子外,其他地方见没见过我就拿不准了。这个护士是个体型粗壮的黑人。

“塞德曼医生?”

她的声音如同暖暖的槭树汁,我勉强地点了点头。

这个护士肯定已经读懂我的心思,因为她手里已经端了一杯水。她把吸管放到我的双唇之间,我贪婪地吸了起来。

“慢点喝,”她温柔地说。

我想问问我在什么地方,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张开嘴,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次她又抢先了一步。

“我这就去叫医生,”她说朝着门口走去。“你现在放松一下。”

我低沉而沙哑地说:“我的家人……”

“我马上就回来,千万别担心。”

我的眼睛巡视着这个房间。我的视觉模糊,如同用过药似的,如水帘般模糊不清。不过,依然有充分的刺激掠过眼帘,使我得出一些推断。我在一个典型的病房里,这是十分明显的。我左面有一个滴注袋和静脉注射泵,管子蜿蜒曲折地向下伸到我胳膊上。亮晶晶的水泡吱吱地响着,声音小得几乎、但不是完全察觉不到。一根吊臂从右上角突出来,上面挂着一台小电视机。

离床角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扇大玻璃窗。我眯缝着眼睛也看不到窗内的东西。我可能正处于被监控状态。这意味着我正待在重点护理室。这意味着不论我出了什么问题,它都相当严重。

头顶痒痒的,我感到头发被牵扯着。我敢肯定是上了绷带。

我试图察看一下自己,但脑袋根本就不合作。我感到隐隐的疼痛撞击着身体,但说不出疼痛来自何处。四肢沉甸甸的,胸部像灌了铅。

“塞德曼医生?”

我向门口瞥了一眼。一个身着全套外科手术服、头戴浴帽的小子女人走进房间。口罩的上端没有系,耷拉在脖子上。我今年 34 岁,她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

“我是赫勒医生,”她说着,走近了我。“鲁斯·赫勒。”告诉了我她的姓名。毫无疑问,这是出于职业的礼貌。鲁斯·赫勒以打探的目光凝视着我。我试图集中精神。尽管脑子仍很迟钝,但我能感觉到它已在恢复生气。“你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她的话严肃得恰如其分。

她身后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踱了进来。虽然透过水帘般模糊的眼睛很难看清,但我想我并不认识他。这个男人两臂交叉,老练而随意地倚在墙上。不是个医生,我想。一个人与医生共事的时间够长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

赫勒医生匆匆扫了他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完全转回到我身上。

“出了什么事?”我问。

“你遭到枪击,”她说。接着又加了句:“两次。”

她让这句话停留了一会儿。我朝倚在墙边的那个男人瞅去。他一动不动。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鲁斯·赫勒接着说话了。“一颗子弹擦伤了你的头顶。它掀掉了你的头皮,也许你知道,那地方的血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是的,我知道。严重擦伤导致的流血就跟砍掉脑袋一样。对了,这也就是我头顶发痒的原因。鲁斯·赫勒正在犹豫时,我提醒她:“还有一颗子弹呢?”

赫勒舒了一口气。“那一颗可有点复杂。”

我等着他的回答。

“那颗子弹钻进了你的胸膛，并划破了心包囊，导致大量血液涌进心脏和气囊之间的空隙。急诊医生没法搞清伤口的确切方位，我们不得不打开你的胸腔……”

“医生？”倚在墙边的那个男人打断了她的话——有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在跟我说话。鲁斯·赫勒停下来，很明显她有些不快。那个男人离开墙壁。“这些细节你以后再谈好不好？现在重要的是时间。”

她朝他皱了皱眉，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含意。“我会留在这里观察，”她对那个男人说，“如果这没问题的话。”

赫勒医生向后退去，现在那个男人耸现在我面前。相对于双肩而言，他的脑袋实在是太大了，让人担心他的脖子会被脑袋压塌。他留着平头，只是在前面的两眼上方有头发垂下来。下巴上趴着个黑痣，一个丑陋的赘生物污斑，活像个挖洞的虫子。总而言之，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邋邋遢遢的男孩乐队的成员。他俯视着我，面带微笑，但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我是卡塞尔顿警署的鲍勃·里甘侦探，”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感到困惑。”

“我的家人……”我开始说。

“我马上会说到的，”他打断了我。“但是现在，在谈论事情的细节之前，我得问你几个问题，怎么样？”

他等着我的反应。我尽力理清蛛网似的思路说：“可以。”

“你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我梳理着记忆库。我记得那天早晨醒来后，穿上衣服。我记得我看着塔拉。我记得拧开她那个黑白色的活动玩具的旋钮，这个玩具是一位同事送的，他坚持认为这有助于开发婴儿的智力等等。活动玩具一动不动，也没有播放出细声细气的歌曲。电池没电了，我心里默记着要给它装上新电池。此后我就朝楼下走去。

“吃了一根格兰诺拉麦片棒，”我说。

里甘点点头,好像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你在厨房里?”

“是的,在洗涤槽边。”

“然后呢?”

尽管我更加努力地回忆,但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摇了摇头,
“我想我醒过一次。在晚上。我想当时我在这里。”

“没别的了?”

我又想了想,但一无所获。“是的,没了。”

里甘迅速拿出一本便笺。“就像医生在这里跟你讲的,你挨了两枪。你就不记得看到一枝枪或听到枪声,或其他类似的事情?”

“不记得。”

“这可以理解,我想。你受了重伤,马克,急诊医生认为你没救了。”

我的嗓子又感到干渴。“塔拉和莫妮卡在哪儿?”

“别走题,马克。”里甘的眼睛向下盯着便笺簿,而不是我。我感到恐惧开始压迫我的胸膛。“你有没有听到窗户被打碎了?”

我觉得昏昏沉沉的。我试图看看滴注袋上的标签,想搞清他们在用什么药物麻醉我。没有成功。至少是镇痛剂,静脉注射泵里可能是吗啡。我试图摆脱它的影响,“没有,”我说。

“你能肯定吗?我们在屋后附近发现一扇破碎的窗户。罪犯可能就是从那里破窗而入的。”

“我不记得窗户碎了,”我说。“你知道谁……”

里甘打断我的话。“还没有,没有。所以我才在这儿问这些问题,查清是谁干的。”他的目光从便笺簿上抬起来,“你有什么仇人吗?”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问我这一点?我试图坐起来,试图找个好一点的角度面对他,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喜欢当个病人躺在床上,你可以说是位置搞错了,人们说医生是最糟糕的病人。原因也许就在于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

“我想知道我妻子和女儿的情况。”

“这个我明白，”里甘说，他的语气使我心里一凉。“但是你不能分散精力，马克。还不到时候。你是想帮忙，对不对？那你就得和我待在这儿。”他又看着便笺簿。“现在谈谈你的仇人？”

与他继续争论似乎是徒劳的，甚至有害无益，因此我不情愿地默从了。“会向我开枪的人吗？”

“是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妻子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最喜欢的莫妮卡的形象——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雷蒙德奇尔瀑布时，她假装害怕，张开双臂搂住我，任由水流在我们四周飞溅——像幽灵一样蓦地出现。“她有仇人吗？”

我看着他。“莫妮卡？”

鲁斯·赫勒靠上前来。“我看到此为止吧。”

“莫妮卡怎么了？”我问。

赫勒医生走到里甘侦探旁边，肩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我。赫勒又要抗议了，但我阻止了她。

“不要对我讲这些所谓保护病人的废话，”我试图大叫，迷迷糊糊中，恐惧和愤怒与我所见所闻的一切为敌。“告诉我，我妻子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里甘侦探说。原来如此，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不能接受。

“警察闯进你家里时，你们俩都已中弹。他们把你救过来了，但是要救你妻子为时已晚，很抱歉。”

另一幕情景一闪而过——莫妮卡在马莎的葡萄园里，在沙滩上，穿着泳装晒日光浴，黑色的头发拂过颧骨，朝我露出犀利的微笑。我转念不去想它。“那塔拉呢？”

“你的女儿，”里甘迅速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便笺簿，但我